星期天夜光杯

本报副刊部主编　2019 年 12 月 29 日　星期日　第 813 期 | 新民晚报 | 本版编辑:殷健灵　视觉设计:戚黎明　编辑邮箱:yjl@xmwb.com.cn

韩美林 我是时间的穷人

◆ 孙佳音

有一位艺术家，在从北京到广州两个半小时的航班上，便设计出了国航的凤凰徽标；他为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则倾注了多年心血，反反复复改了又改；他为人民大会堂创制巨幅国画《八骏图》，一笔马屁股足有一米五；他也设计过数枚生肖邮票，庚子年的生肖鼠票将于2020 年 1 月 5 日正式发行……他说:“刻的、雕的、印的、染的、写的、画的，布头的，石头的，木头的、金属的，陶瓷的，没有我不做的。”他的创作力之旺盛，创作手段之多元，作品之海量，风格之鲜明，都使得他在艺术界独树一帜——他是韩美林。

■ 韩美林作画

韩美林 83 岁了，他每天深夜一两点才睡，早上六点又起床开始创作。在杭州、北京、银川三座韩美林艺术馆门口他都写了同一句话，“上苍告诉我，韩美林，你就是头牛，这辈子你就干活吧！”

接受本报独家专访，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，“我是时间的穷人啊”。

■2020 庚子年生肖邮票

扫二维码看视频

■ 2015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韩美林颁发“和平艺术家”证书

1 误打误撞，以墙为纸

“山东是孔子的故乡，从小写书法是天经地义的事，我五岁就写字了。”韩美林说家里再穷，也没有放弃让他们兄弟三人学写书法。“虽然上的是贫民小学，但我是幸运的。六个班有三位美术老师、三位音乐老师，我到现在都记得三位美术老师的名字:李至慈、安登云、龚启勋。学校有两架钢琴，学生可以随便弹，当时学校里演戏、歌唱、画画的气氛非常活跃。后来我上大学听音乐欣赏课，才知道我小学时候就已经熟背贝多芬、莫扎特的曲子了。小学四年级我们就苦读《古文观止》了。我小学演话剧《爱的教育》，辅导老师是秦鸿云，他是中国第一部无声电影的开拓者，也是赵丹的老师……”韩美林滔滔不绝地，带着骄傲的神色，又报出许多声名赫赫的名字，李元庆、陈树亮、赵元任。他说自己懵懵懂懂傻傻乎乎，没想到瞎猫乱碰遇到了这么多的恩师，“从小学开始，老师就把我当成‘小画家’来鼓励”；他说在他的童年里，石灰和墙是他的纸和墨，“我经常在人家的墙上乱涂乱画，尤其是新墙，让人告状而挨揍是家常便饭。另外我们巷子的石头路，也是我画画写字的好地方。”

1948 年 9 月 24 日济南解放，上了三个月初中的韩美林辍学了。哥哥 15 岁参军，“1949 年 4 月 12 日，不到 13 岁的我也参军了。”他在一个建烈士纪念塔的单位，给一个司令员当通讯员，站岗、送信、端饭、扫地、牵马，幸运的是司令员看出他喜于绘事，不到半年就把他调到了浮雕组。“我飞跃式地认识了一大批建筑工程师、画家和音乐家，他们奠定了我一生从艺的基础，我像海绵一样汲取着他们给我带来的知识。”

2 二十来岁，“满天星”顶

1955 年，韩美林争气地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。他还记得，大学第一课，是中央美院的教务处处长给他们开大会，“他说，你们是中央美院的，我们就是要把你们培养成国家栋梁。这就是我这辈子奋斗的目标，从来没有动摇过，也从没想过字画要卖多少钱。”

大学一年级时，班主任周令钊(国徽设计者，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绘者)就带着他和同学李琪，参与设计天安门“五一”、“十一”游行队伍。“我当时是 19、20 岁的孩子，就去画人民大会堂、钓鱼台国宾馆、民族饭店、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大画……老师在后面给我们做后盾。人民大会堂的‘满天星’就是我跟着老师完成的。”韩美林回忆起当时周总理来开“诸葛亮会”的情景，“周老师说:‘总理啊，我们这么忙，你叫我们来做什么呀?’周总理说:‘没什么大事，但事也不小，就是人民大会堂的顶子问题。这个顶子太大了，吊灯怎么搞? 政协 800 人的小礼堂，吊灯有 21 吨。一个霹雳打下来，吊灯砸坏了 30 多个座位。幸亏那天没开会，不然要砸死 30 多位专家级常委。我叫大家过来，就是为了解决人民大会堂的吊灯问题。’

‘咳，这个问题容易，满天星嘛！’周老师随口就说了出来。周总理听了之后，就把手往兜里一揣，说:‘好，散会！’就这么定了‘满天星’，可见当时的开明风气，师生之间，学界和官员之间。我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，老师什么都舍得教，我什么都很想学。”

3 大篷车子，四十余年

荒唐年代里，韩美林吃过很多苦。脚骨被人踩碎，裂成四十多块，手筋被人挑断，至今拿不稳笔和筷子。“但我选择的是忘记这些，继续寻找美、实现美，这才是我作为一个艺术家应该做的事情。”

于是，1978 年“韩美林艺术大篷车”正式启动。四十年多来，从不曾间断，每年下厂、下乡走上两三万公里，这让韩美林的每一张画，都不重样。

■ 韩美林和夫人周建萍

他说，大篷车不去那些热闹的旅游点，而是去深山老林、黄土沙海，那里曾经是一片繁荣，而今是一片荒芜，那些搬不动的、风沙热浪一时也冲击不完的古文化遗存是他最有兴趣的去处，“在我的画里，每一幅都能看出中国古文化对我的影响。”他说，大篷车从胶东半岛到中原地区，到西北边陲，到西南腹地，再到东南沿海……“我们还到欧洲、非洲去，到印度、日本、尼泊尔、阿拉伯地区去，艺术没有国界，必须汲取世界艺术的营养来充实自己民族的艺术。”

他还说，经常下去就能知道老百姓的酸甜苦辣，下乡去画画，要和老乡打成一片，“和他们同吃、同住、同聊、同笑、同劳动，和他们一起画、一起剪、一起唱、一起捏、一起笑、一起哭……向他们求教、向他们学习。”

讲起大篷车未来几个月的计划，韩美林兴致勃勃:“最近还要去景德镇、宜兴、杭州，对了，还要再去三江源。”去年他去三江源，在海拔 4300 米的地方缺了氧，一头栽了下去。但今年还要再去，“争取上 5300 米，我不自己看一眼三江源，我做不好那个雕塑。”后来韩美林带记者参观了他的雕塑“车间”，好几米高的小稿已初见雏形，他骄傲地说:“搞一个东西，没有三四年的观察、积累、尝试不行，没把握绝不能交出去。”

4 两个夙愿，正在努力

韩美林不仅跟古人、跟老乡学本事，也努力跟上时代步伐。工作室里的“闲书”五花八门，他研究犹太哲学，也读大数据史，还对人类智能开发时代、新能源时代、比特时代都很感兴趣，他甚至说，“什么下三滥的电视剧我都看，我得看看现在的年轻人到底喜欢什么。”韩美林几乎一刻不停地汲取，也一刻不停地翻新，每一天他都在和昨天告别。

韩美林说自己还有两个夙愿没有达成，正在努力。一是《中国古文字艺术大典》，“我们已经出了《天书》，这是前奏，在研究古文字中碰到了像《天书》这样大家不认识、不了解、古文字学家不感兴趣的古文字，我想捡起来。目前我已经搜集了好几万字，还在继续收集。这对社会、古文字研究和中国传统文化都是有贡献的。”二是油画，“这个我也准备了一辈子。因为油画是外国艺术舶来品，我得先把中国的艺术熟透了，才能融进去中国的元素。民族的才是世界的，艺术就得强调个性、民族性，假如没有民族性，这个世界就没趣了。”2011 年的时候，写了 70 年书法的韩美林终于觉得自己的草书可以见人了，方才拿出来展览。油画展还要等多久呢? 韩美林回答说:“有生之年，一定。”

记者手记

拥有爱的人，正青春

走出韩美林的工作室，在艺术馆随便逛逛。有一面很长的墙壁上挂着一百多个小瓷碟，每个小碟中心有一幅绘画小品，画中的小鸟、小兔、小花，连同各种奇妙的图案仿佛都在唱歌。这是韩美林与夫人周建萍当初热恋时候留下的，“那时我在河南做陶瓷，我太太来电话说要过来，我放下电话就开始画，一直到见着她，不到一天，总共画了 179 张。”这些画于是被烧制在一般大小粗釉的瓷碟上，为艺术家的爱作证。

韩美林的爱是具体的，对夫人，对孩子。韩美林的爱也是博大的。他说自己受过很多人间的苦，但艺术家不应皱着眉头，不应把自己的“苦”传递给别人，更不应把自己臆想的“苦”传递给别人。他说，艺术家做人的出发点应该是“善”，要善待地球、善待动物、善待资源;“要‘爱’，大爱、挚爱、博爱，只有这样，才能把‘美’传递给大家，这才是艺术家的天职。”

老朋友冯骥才说，韩美林每有新的艺术创作、新的艺术语言，都会打电话来，“快来我的画室，看看我最新的画，棒极了。”但每当朋友们站到他的新画前，情不自禁地说出心中崭新的感动时，韩美林则会说:“你信不信，我还没开始呢!”冯骥才说，这是他最爱听到的老友的话。

我信，一切还没开始呢。我信，83 岁的韩美林艺术上正青春。

孙佳音